



《纽约客》故事集 II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美国] 安·比蒂 — 著 周玮 — 译

Ann Beattie



2020年1月1日

你合我合的地方

2020年1月1日

2020年1月1日

《纽约客》故事集 II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美国] 安·比蒂 — 著 周玮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客》故事集. 2,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 (美)比蒂 (Beattie, A.) 著; 周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安·比蒂作品; 2)

书名原文: Where you'll find me, the New Yorker stories

ISBN 978-7-5447-4525-3

I. ①纽… II. ①比… ②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2826号

The New Yorker Stories by Ann Beattie

Copyright © 2010 by Ann Beatti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64号

书 名 《纽约客》故事集Ⅱ: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作 者 [美国]安·比蒂

译 者 周 玮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封面水彩作品 迈克尔·格罗

原文出版 Scribner,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58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25-3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001	灰姑娘华尔兹
027	燃烧的房子
049	等待
065	格林尼治时间
081	重力
089	奔跑的梦
103	漂浮
111	私房话
123	如同玻璃
131	欲望
145	流动的水

155	康尼岛
165	电视
173	高处
179	一天
189	夏夜的天堂
199	时代
209	白色的夜
215	避暑的人
235	两面神
243	骨架
249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灰姑娘华尔兹

迈洛和布拉德利两人都是习惯的奴隶。我和迈洛认识这么久，他总是系着那条被虫子蛀过的蓝围巾，打的结低垂在胸前，围巾算是白系了。布拉德利喝咖啡上瘾，会随身带一个保温杯。迈洛爱抱怨天冷，布拉德利总是有点紧张。他们每周六从城里过来——这倒不是习惯，而是信守承诺——他们来接路易丝。路易丝比大多数九岁的孩子都要难以捉摸；有时她在前门的台阶上等，有时他们到的时候她甚至还没起床。还有一次她藏在衣柜里，不愿意跟他们走。

今天路易丝收拾了整整一购物袋的东西，都是她想带在身边的。她拿了我的搅拌器和蓝色陶碗，准备给迈洛和布拉德利做礼

拜天的早餐；拿了贝克特的《欢乐时光》¹，这书她揣了几星期了，边翻书边笑——不过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在读；还拿了种在海螺壳里的一株锦紫苏。除此之外，她在袋子一边塞进一件华丽的维多利亚样式的睡衣，那是她祖母送的圣诞礼物；在另一边塞了一个万花筒。迈洛在他家给路易丝准备了一两套裙子、一件睡衣、一把牙刷和替换用的球鞋、靴子，他厌倦了送她回家前帮她收拾东西，就买了一些可以留在他那儿的。他有点烦她依然带着行李袋来，这样回家前又要四处收拾，直到让她找到所有的东西。她似乎知道怎么支使他，周末结束后她哭着打来电话，说忘了这个或是那个，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把车开出车库，一直开到这里来把东西送给她。有一次他拒绝开一小时的车过来，因为她只不过忘了拿托尔金的《双塔奇兵》。之后那个周末就是她躲在衣柜里的那一次。

“你把花留下我会帮你浇水的。”我说。

“我可以带着。”她说。

“我不是说你不能带。我只是觉得放在这儿比较方便，因为海螺壳要是翻了，花就毁掉了。”

“那好吧。”她说，“不过今天别浇，礼拜天下午再浇。”

我伸手去拿购物袋。

“我自己放回窗台吧。”她说。她把花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捧着，

1 《欢乐时光》(Happy Days)是萨缪尔·贝克特1961年创作的一个两幕剧本。

好像它是史都本玻璃¹做的。花是布拉德利上个月买给她的，他们从城里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在搞旧货甩卖。她和布拉德利都很挑剔，他喜欢她这点。他只喝法式烘焙咖啡；而她也会为了挑一株叶子全粉、全紫还是有花纹的锦紫苏而无休无止地踌躇。

“迈洛周末有计划了吗？”我问。

“他今晚要请几个人来，我会帮他做晚饭吃的煎饼。要是他们多买几瓶那种商标上有黄花的葡萄酒，布拉德利就会帮我把商标浸湿后揭下来。”

“他真不错。”我说，“他从不介意花大把时间做事。”

“不过他不喜欢做饭。迈洛和我来做。布拉德利收拾桌子，把花插在碗里。他觉得做饭很让人泄气。”

“嗯，”我说，“做饭要掌握好时间，还要协调一切。布拉德利喜欢从容地做事，而不是匆忙地。”

我不知道她了解多少实情。上周她告诉我她跟朋友萨拉的谈话。萨拉试图说服路易斯周末待在那里，而路易斯说她一向都去她爸爸那儿。于是萨拉想让她带上自己，路易斯说不行。“你要是想的话可以带她去。”我说，“问问迈洛看行不行。我想他不会介意你偶尔带个朋友。”

她耸耸肩。“布拉德利不喜欢有很多人。”她说。

“布拉德利喜欢你，如果她是你的朋友我想他不会在意的。”

1 史都本 (Steuben)，1903 年创立于纽约的工艺玻璃品牌，主打色调瑰丽的高级水晶玻璃制品。

她看着我，脸上有种我无法读懂的表情；也许她觉得我有点笨，或者她只是好奇，想看我是否继续。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她像个成年人一样，微微耸下肩转换了话题。

十点钟迈洛把车开进车道，按响喇叭，听起来像羊羔在咩咩叫。他知道喇叭的声音好笑，故意逗我们开心。刚离婚后有段时间，他和布拉德利来这儿，下了车就沉默地站着，等她出来。她知道她得留神看他们到了没有，因为迈洛不会走到门口。我们那会儿都很痛苦，但我总算是熬过去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迈洛不会再进屋的，如果布拉德利觉得不该进来的话。迈洛搬走以后第三次来接路易斯的时候，我出来请他们进屋，但是迈洛一言不发。他站在原地，胳膊垂在身体两侧，像一个木头士兵；他看我的眼神也毫无生气，好像眼睛是画上去的。我跟布拉德利讲道理。“路易斯现在在萨拉家，要是她进门时看到我们大家在一起，会觉得舒服些。”我对他说，布拉德利转向迈洛，说：“哎，是这样没错。我们要不进去喝一小杯咖啡？”我看到车后座上他的红色保温杯，路易斯曾经跟我提过。布拉德利为我做的比我要求的还多。

如果说最初我并不喜欢布拉德利，那是说轻了。实际上我害怕他，甚至见了面以后还怕，尽管他身材瘦长，比我还要紧张，讲话声音也轻。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劝自己：他只是一个模式化的人物，不过看起来确实无害。到了第三次，我有足够的勇气提议他们进屋。我们仨围坐在桌边很尴尬——这张桌子还是迈洛和我结婚那些年吃饭用的。他离家以前跟我咆哮说这座房子滑稽可笑，我

扮演一个快乐的郊区主妇滑稽可笑，我把问题拖延下去实属过分，也许我可以亲吻他，说：“甜心，你今天过得好吗？”他也应该把鲜花和报纸带回家。“也许我可以！”我尖叫回应，“也许就那么做才好，哪怕我们假装那样，也比你喝醉了回家，毫不关心我跟路易丝这一天过得怎样要好。”他抓住厨房饭桌的边缘，好像一个人在逃跑的马车上抓住缰绳。“我关心路易丝。”最终他这么说。那是最恐怖的一刻。在此之前，在他那么说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在经历什么可怕的事——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大错——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终究还爱着我。“你不爱我了？”我马上轻声地问。这让我们两人都心惊。这是一个单纯而又悲哀的问题，这问题让他走过来，用胳膊搂住我，给了我最后一个拥抱。“我为你难过。”他说，“我跟你结婚，又出了这种事，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我爱的是谁。我告诉过你我爱的是谁。”“可你是开玩笑的。”我说，“你不是说真的。你在开玩笑。”

那天布拉德利第一次坐在桌旁的时候，我尽量保持礼貌，不多看他。我心里想着迈洛准是疯了，以为布拉德利不过是一种蹩脚的戏仿——克雷格·拉塞尔¹在扮演玛丽莲·梦露。布拉德利不拿勺子给迈洛的咖啡里加糖，他甚至不坐在他旁边。事实上，他把椅子拉开，离我们略有些距离。尽管他不大自在，却比迈洛和我找到更多能聊的话题。他给我讲他上班的那家广告公司；他是那儿的设计

1 克雷格·拉塞尔 (Craig Russell, 1948—1990)，加拿大艺人，以男扮女装模仿名人的表演而著名。

师。他问我能不能到门廊上去看那条小溪——迈洛告诉过他我们房子后面有条溪流，细得像根铅笔，但还是能为我们提供水田芹。他出去了，在门廊那里待了至少有五分钟，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一直到他回来我们也没说一个字。布拉德利刚刚回到桌旁，路易丝就从萨拉家回来了，她给他还有我们一个拥抱。我能看出她真的喜欢他，我很吃惊自己也喜欢他了。布拉德利赢了，我输了，可是他温和低调，好像什么都不要紧。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帮我留意他的广告公司有没有兼职工作（我做一点兼职的设计，这样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之后的那个星期，他打电话告诉我有另一个公司在找外面的艺术家。我们给对方的电话总是简短而目的明确，但最近不仅仅是谈工作了。布拉德利去墨西哥为摄影工作踩点以前，跟我打电话说迈洛告诉过他，多年前我们俩在墨西哥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种铜制的阿兹特克圆形大日历，后来一直懊悔没有买回来。他想知道如果他看到像迈洛告诉他的那种日历，要不要帮我买下来。

今天，迈洛从车里下来，他的蓝围巾在胸前扑打着。路易丝望着窗外，问的跟我想的一样：“布拉德利呢？”

迈洛进来跟我握手，给路易丝一个单手的拥抱。

“布拉德利觉得他生病了，感冒。”迈洛说，“不过路易丝，晚餐照常，我们来做晚饭。我们回城的路上得在格里斯特德超市停一下，除非你妈妈碰巧有一罐鲱鱼和两块无盐黄油。”

“我们去格里斯特德吧。”路易丝说，“我喜欢去那儿。”

“我去厨房看看。”我说。黄油是加盐的那种，不过迈洛说也行，他拿了三块而不是两块。我灵机一动，把我姨妈送的一个圣诞礼物上的玻璃纸切下来——那是一个装着坚果和锡纸包的三角形奶酪的柳条篮。当然，还有一罐鱼。

“我们可以改去博物馆。”迈洛对路易丝说，“好极了。”

可是他拿着她的袋子出门的时候，又改了主意。“我们可以去‘欢呼美国’¹，要是看到什么漂亮东西就可以买。”他说。

他们兴冲冲地走了。路易丝个子几乎到他腰间了，我再次注意到他们有同样的步伐。两人都是大步向前，目的明确。上星期，布拉德利告诉我迈洛在“欢呼美国”买了一个马形的风向标，1800年前后制造的。他把它立在卧室，布拉德利在上面晾袜子，他看到后很生气。布拉德利还没有完全了解迈洛是一个怎样的完美主义者，而且还没什么幽默感。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拿一个陶制的小砂锅来装首饰，他不停地唠叨，直到我把它们取出来，把砂锅放回橱柜。我记得他说砂锅放在我的梳妆柜上显得很可笑，因为它明显是个砂锅，别人会以为我们把厨具四处乱放。这是迈洛不能容忍的事之一，因为不合规矩。

星期天晚上迈洛送路易丝回来的时候，两人兴致不高。迈洛说，晚饭还不错，格里芬、艾米和马克惊讶于路易丝是个多么出色的小主人，但是布拉德利却吃不下。

1 “欢呼美国”（America Hurrah）是一家古董旧货店。

“他还在感冒吗？”我问。我问关于布拉德利的问题时还有点不好意思。

迈洛耸耸肩。“路易丝周末一直叫他吃大把的维生素 C。”

路易丝说：“不过布拉德利说吃太多维生素对肾有害。”

“糟糕的气候。”迈洛说，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围巾没取下大衣也没脱，“寒冷加上空气污染……”

路易丝跟我对视了一下，又看着迈洛。已经几个星期了，他一直在说如果能找到工作，就搬到旧金山去。（迈洛是一个建筑师。）这话让我厌倦，让路易丝紧张。我叫他不要跟她说这些，除非他真打算搬家，但是他似乎不能忍住不说。

“好吧。”迈洛说，看着我们俩，“我不再说旧金山的事了。”

“加州也有污染。”我说。我也不能克制自己了。

迈洛从沙发上使劲站起来，准备开回纽约。他去年还住在这儿的时候，从沙发上站起来也是这个架势。那时他起了床，穿戴整齐，甚至不进厨房吃早饭——只是坐着，有时穿着外套，就像现在这样坐着，然后最后一分钟鼓足了劲站起来，走到外面车道上，经常连一句再见也不说，上了车，或飞快、或慢慢地开走。我更喜欢他离开的时候车轮在砾石路面上打转的情景。

现在，他在门廊上停下脚步，转过身对着我。“我没把你所有的黄油都拿走吧？”他说。

“没有。”我说，“还有一块。”我指指厨房里。

“我本该猜到它会在哪儿放着。”他说着冲我微笑。

之后那个周末迈洛来的时候，布拉德利还是没跟他一起。前一天晚上，我让路易丝上床，她说她有一种感觉，他还是不会来。

“我几天前也有那种感觉。”我说，“通常布拉德利一周当中会打个电话的。”

“他一定还在生病。”路易丝说。她忧虑地看看我，“你觉得是吗？”

“一次感冒不会要了他的命。”我说，“要是他感冒了，会好的。”

她神色一变，觉得我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跟她说话。她在床上躺下。去年迈洛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帮她掖好被子，告诉她一切都好，就是说我们没在吵架。迈洛坐在那里听唱片，面前放着一本书或一张报纸。他对路易丝不大在意，对我则彻底忽略。我不像往常一样跟她一起念祈祷词，而会告诉她一切都好。然后我下楼去，希望迈洛也能对我这么说。最终他有天晚上说了一句：“你也许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了解我。”

“嗨，这周末你又当流浪老太？”迈洛此刻说道，蹲下来吻路易丝的额头。

“随身携带东西并不意味着就是流浪老太。”她一本正经地说。

“好吧。”迈洛说，“你开始做事时浑然不觉，不等你了解这事它就会掌控你。”

他看上去生气了，似乎让他交谈是件难事，尽管谈话充满讽刺和双关语。

“咱们出发好吗？”他对路易丝说。

在她拿的购物袋里，有一个洋娃娃，她已经一年多没玩过了。我把自己烤的一条香蕉面包塞进袋子时无意中看到的。当我看到娃娃贝茨在袋子深处，就决定不放面包进去了。

“好。”路易丝问迈洛，“布拉德利呢？”

“病了。”他说。

“病得没法让我去做客了？”

“老天啊，不。他看见你会比见到我还开心。”

“我把我的锦紫苏分出一些让它们生根，到时送给他。”她说，“也许我可以现在就给他，像这样插在水里。等生了根他就可以种了。”

等她离开房间，我走到迈洛身边。“对她好点。”我轻声说。

“我对她很好。”他说，“为什么每次我一转身，所有人都表现得我好像要长出狼牙？”

“你进门的时候确实挺尖酸的。”

“我是在损自己。”他叹口气。“我真不明白自己来的时候怎么那样。”他说。

“怎么回事，迈洛？”

但这时他让我明白他已厌倦了这场谈话。他走到桌子那儿去，拿起一份《新闻周刊》随手翻着。路易丝拿着放在水杯里的锦紫苏回来了。

“你知道可以怎么弄吗？”我说，“把纸巾浸湿，裹住切口部分，

然后用锡纸包上，等你到了那儿再放进水里。这样你就不用去纽约一路上都端着一杯水。”

她耸下肩。“这样没事。”她说。

“你怎么不听你妈妈的建议呢，”迈洛说，“水会从杯子里溅出来的。”

“你不开快车就不会。”

“这跟我开快车没关系。要是我们从地面上的突起开过，你会把自己弄湿的。”

“那我就可以穿放在你家里的裙子了。”

“是我不讲道理吗？”迈洛对我说。

“是我起的头。”我说，“就让她用水杯装吧。”

“你能照你妈妈说的做吗？算是帮个忙。”他对路易丝说。

路易丝看看锦紫苏，又看看我。

“把杯子拿到座位上方，不要搁膝盖上。这样就不会把你身上弄湿了。”我说。

“你第一个建议最好。”迈洛说。

路易丝恼怒地瞪他一眼，把杯子放在地上，套上她的斗篷，然后又拿起水杯，没好气地冲我道了声再见，就走出了大门。

“为什么是我的错？”迈洛说，“我做了什么错事吗？我——”

“做点自己开心的事吧。”我说，拍拍他的背。

他看起来对我很恼火，就像他让路易丝恼火一样。他点点头，然后出了门。